

辽宁朝阳市王立珍女士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王立珍，现年五十九岁，居住辽宁朝阳市龙城区西大营子镇，她和两个弟弟修炼法轮大法，王立珍曾被抓捕非法拘留，被劳教迫害2年，两个弟弟被双双判重刑迫害，家中老母亲离世，16岁的侄女致疯，王立珍支撑着几家人的生活重担，眼泪伴随她艰难度日。于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王立珍女士向最高检察院和法院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希望通过她一家人遭中共迫害的事实，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真相。

以下是王立珍在控告书中陈述的部分事实与理由：

修炼大法使我身心健康家庭和睦

我是一九九六年八月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没炼功之前是多病缠身，胃病、腿疼、乳腺增生、神经衰弱等。炼功两个多月后那是11月的一天，我便出一大碗脓血后所有疾病不翼而飞，从此什么病都没有了，干什么累活都不感觉累，身心健康、生活乐观。不象以前那样看什么都不顺眼，和亲属的关系非常不好。自学了法轮大法遇事向内找，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处处为别人着想，用善心对待一切。学法前和大姑姐们就象敌人一样，见到她们心跳的速度都加快。学法后转变了观念，多为她们着想、多为她们料理家务，她们一有什么难处，我一马当先、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乐观地忍耐。现在这几个大姑姐把我当成亲姐妹一样，从此我们家和睦幸福美满。

在恐怖下家人不敢炼功旧病复发 合理上访被劳教二年

一九九九年，江泽民一手挑起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运动，当初在这场迫害的恐怖高压下，我和我家人不敢炼功了，持续了一段时间我的丈夫和我老母亲先后旧病复发，本来就不宽裕的家又得支出大笔的

医药费。此时我非常怀念炼法轮功时的那段日子，我多么渴望政府能给百姓一个强身健体的修炼环境。

一九九九年十月八日我去了北京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想让政府与中央领导人能了解法轮功是对社会，对百姓有百利无一害的功法。我们没等到信访办就被便衣警察抓了起来，把我们8个人关在一个不到4平米卫生间的道口里。后被押回朝阳当地，关进了十家子河套拘留所。家人担心无奈交了6000元钱希望能放我回家，可不但没放，42天后，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下，非法判了我2年教养。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被押送去沈阳马三家教养院，我的亲人们得知后都为我来送行，押送我的车刚刚启动的时候我14岁的儿子追着车跑了100多米，边追边喊妈妈……我的心都碎了，真是刻骨铭心的痛，永远难忘那一刻。

我到教养院进屋的第一时间，行李没等放好，就被一群人团团围住，让我转化，之后轮班看着我们，让写悔过书，让我骂师父，如果不写，不骂，就不让吃饭，不让睡觉，整宿蹲着，不让大小便，蹲的第二天早上浑身发青，有的满裤子全是尿，折磨得死去活来，直到写悔过，和我师父决裂，与真、善、忍决裂，跟党走这才放过我。

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给我及家属在精神上和经济上造成了巨大伤害与损失，丈夫不敢炼功旧病复发，经常住医院，住院费每年至少要4万元。由于我被劳教，经济没有了来源，使得本来是全年级尖子生的14岁儿子，不得辍学打工挣钱养家糊口。还有我2个弟弟，一个被枉判6年，一个被枉判7年。

思念儿子老母悲苦离世，侄女被迫害致疯

我被释放回家后，又面对两个

弟弟残缺不全的家，几家人的生活重担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由于两个弟弟都被关押，16岁的侄女英霞想爸爸，总去分局要爸爸和老叔。二零零二年九月份，龙城分局任铁，黄殿相等人经常去中涝村我娘家骚扰，把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有一次他们几个人破门而入，将小英霞按倒在地、抓住孩子的长发往地上使劲磕，他们穿着皮鞋的脚使劲踩着孩子的手和大腿，连打带踹，边打边骂：还去不去分局要爸爸和叔叔了？打得孩子满头大青包，两只手踩出了血，这时把我的老母亲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我老母亲只好跪地求饶：她还是个孩子，她懂得啥是炼功，她只是去求你们放过他爸，她只知道爸爸炼功后，孩子们再也不担心她的妈妈被爸爸打骂了，我的两个儿子犯了啥法了？给他们判的这么重的刑，天呀！天呀！快来人呀！快来人呀……这时门外的邻居们听到哭喊声，从墙外跳进来，把警察反锁的大门打开，进来不少邻居，跟这些警察说：快放了那孩子吧，她爸炼功，她又不炼功，她还是个孩子知道啥，不能连累一个小孩子。他们这才松开，在旁边的老母亲这时已经瘫倒在地上，站不起来了，人们见到这一老一小如此凄惨，非常同情。警察见到这种局面只好离去。

没过几天，龙城分局任铁等又来了一伙人绑架我侄女，入院就问：王英霞呢？老太太不敢回答，他们就开始翻，最后没找到英霞，开车去了弟弟家的葡萄园子，正好英霞在拔草，他们不由分说进园就将小英霞按倒在地，抬上了车，送到了西大营子北山洗脑班。送进当天晚上，一个姓王的女警，说是王校长，劝说小英霞：你是不是炼法轮功的，不能相信法轮功，法轮功害你爸爸进了监狱，你要配合阿姨，说法轮功害人。小英霞坚决地说：不是法

轮功害我爸进的监狱，法轮功是好的，我爸是因为炼了法轮功了才不打我妈的，我爸炼功把病都炼没了，我爸炼功是因为你们不让炼，才把我爸送进监狱的。那个姓王的喊道：你个小小的年纪嘴这么硬，上刑！这就开始铐上手铐，这个过来拥一把，那个过来推一把，轮番地来折磨小英霞，在一旁看着这一切的英霞妈妈和我一直求情，不管我们怎么求情说好的都不行。警察就让英霞承认是炼法轮功的，不但承认、还要接受洗脑，骂法轮功，骂法轮功创始人。英霞一听，你们是一帮什么人，法轮功让学真、善、忍做好人，你们怎么叫我骂人，说违心话，我在学校老师没教过我骂人，我不会骂人，你们这话我听不懂。这时走来一个男的：你听不懂是不是，我来让你听懂。这时有人就说：家属可以离开了，到时间了。把我们推出了门外，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只能一步一回头揪着心回了家。

等到我们第三天早晨再去看望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开门一看小英霞没了，我就开始呼喊找，怎么叫也没人应声，我们就左看右找，最后在一个六、七十平米的屋子里的东北角墙角下找到了孩子，原来这是装有二十几个单人床的库房，在那个墙角的床底下趴着呢，在亲人们的呼唤声中小英霞从阴暗的墙角底下爬了出来，看到孩子这般情形，满脑袋的土、灰，头发疯乱、目光呆滞、嘴唇发紫、脸色发白，象没了血脉一样的白，整个裤子全是血，两个手腕子青肿，一言不发，问啥话也不说，这时我与她妈妈抱着孩子哭成了一团……一直在旁监视我们的姓王的校长也没了踪影，一个人都不见了，无助的我们只好把孩子领回了家。从此孩子少言寡语，精神失常了，大冬天不穿鞋在雪地里跑，有时一丝不挂去去龙城分局闹。山南海北哪都跑，走到哪砸到哪，邻居亲属没她闹不到的，把邻居吓得老早把门插上，闹得鸡犬不宁。我七十多岁的老母亲看到疼爱的孙女被逼得这般样子，再加上先是女儿我冤狱两年又是两个儿子，一个六年、一个七年冤狱，日夜思念儿子的巨大伤痛，躺在炕上再也没有起来，经受不了沉重的打击二十几天后含冤离世了，最终未能见上两个儿子一面。只因信仰真、善、忍一个好端端的家庭一时间被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二零一五年十月一日，法轮功学员在香港长沙湾游乐场举行“法办元凶、停止迫害”集会游行活动。

自二零一五年五月以来，已超过十九万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人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控告江泽民，亚洲各地也有超过五十四万六千人联署诉江刑事举报书。十月一日，法轮功学员及支持团体在香港长沙湾游乐场举行“法办元凶、停止迫害”

集会游行活动。香港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简鸿章先生表示，江泽民集团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民众的群体灭绝迫害，使中国社会陷于全面的道德沦丧与动荡之中，“法办恶首江泽民，停止迫害法轮功。这是天意之必然，也是良知的选择。”集会场上，多名中港台政要与学者皆亲自出席、或透过电话录音发言，谴责由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政治流氓集团对法轮功学员、以及为法轮功学员仗义发声的维权律师与正义人士的打压与酷刑迫害。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仁表示，中共倾国家之力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活体器官摘取的犯罪行为极度违反人类道德。但他也相信，“人类的良知会有不断地动力去抵抗这些黑暗的、残暴的、邪恶的势力。人心不死、坚持下去，正义是必须，也是必定胜利。”

香港前立法局议员冯智活牧师表示，中共用尽一切手段来对待法轮功学员都是徒劳的，他对于法轮功学员的坚忍和毅力深感敬佩。身为一名牧师，冯智活表示，中共残暴的恶行是天理不容的，“如此长期残害人民的政权，要让上天来收拾它，让我们继续坚持下去，做最后的准备，迎接大审判的来临，真理必胜！”◇

多年的迫害中，两个弟弟家里的生活困境加上我家的生活困境，我的精神负担可想而知，白天我做小买卖，傍晚我一个人到没有人的地方对着天哭，对着远方两个弟弟哭，什么时候才能到六、七年啊！这三个家庭的生活压得我快要撑不住了，眼泪整整伴随我六年，直到我大弟弟回来，我才松了口气。

江泽民是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的始作俑者，因此江泽民犯下了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我的亲身经历就是见证，特请求最高人民

检察院对江泽民的罪行提起公诉。

我没有把具体伤害过我的警察及相关人员列为控告对象，因为这些不明真相的人是被无辜卷入这场浩劫的，也深深知道每次运动过后，这些执行者负出的代价是最惨痛的，因此才促使我不忍将这些人送上审判台。善劝那些还仍在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悬崖勒马，给自己一个赎罪的机会，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好的未来，善劝还在迫害法轮功的人，你们一定要看看法轮功的真相，这是让你保命的福音。◇